

既当指挥又拉琴

◆ 楚天

音乐世家显风采

9月2日晚,捷克布拉格市立交响乐团将首度光临申城,在上海音乐厅亮相。作为布拉格室内乐团的“扩大版”,布拉格市立交响乐团成立于布拉格室内乐团第十六次赴北美巡演期间。现任首席指挥及艺术总监是克利斯蒂安·本达。布拉格室内乐团的历史起源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团工作的几位声部首席音乐家,他们想成立一个小型的乐团来演奏一些新的曲目,曲目以古典波希米亚音乐等为主。乐团的首张专辑录制于1951年,并获得了成功。一年后乐团参加了久负盛名的布拉格之春艺术节,并迅速成为捷克最受欢迎的乐团之一。

布拉格市立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技艺精湛,他们曾赴美国及加拿大巡演十六次,并赴拉丁美洲和日本巡演六次。最近乐团又到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演出,大受赞誉。乐团还应邀参加了欧洲许多艺术节的演出,例如:萨尔斯堡艺术节、柏林艺术节、德累斯顿艺术节、乔治·埃涅斯库艺术节,以及莫扎特艺术节等。另外,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还能在德沃夏克音乐厅里聆听到布拉格市立交响乐团的一系列音乐会,并且在“布拉格之春”和“布拉格之秋”这两大捷克最著名的音乐节上看到乐团的精彩演出。

此次,布拉格市立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演出的曲目,仍然以他们拿手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为主,其中包括了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特邀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李惠敏担任小提琴独奏)、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由克利斯蒂安·本达本人担任独奏)以及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等知名曲目。

担任这次音乐会指挥的是出身于音乐世家,身兼指挥家、作曲家、大提琴演奏家的“全能型”艺术总监克利斯蒂安·本达。克利斯蒂安·本达出生于享誉18世纪捷克的本达音乐世家。本达家族是捷克音乐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家族之一,其优秀的音乐传统至今已延续了三个世纪。克利斯蒂安本人就是在家中接受了专业的音乐启蒙教育。克利斯蒂安·本达已多次在巴黎、维也纳、伦敦、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布加勒斯特、里约热内卢、罗马等世界音乐“重镇”登台演出,同时也应邀参加了德国、卢森堡、法国、巴西、奥地利等国的许多大型的艺术节。

克利斯蒂安·本达与芭芭拉·亨德里克斯、谢丽尔·斯图德、西蒙·埃斯塔、芮妮·弗莱明等著名歌唱家合作过,并且和芭芭拉·亨德里克斯一起在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地举行了巡演。与他合作过的音乐家还有:拉扎尔·贝尔曼、保罗·巴杜拉-斯柯达、克里斯蒂娜·欧提兹、约瑟夫·苏克、弗拉吉米尔·斯皮瓦克夫等。

克利斯蒂安·本达还曾为巴西、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等电视台,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卢森堡、法国、意大利等电台录制过节目。在世界各地的众多广播节目中都能够听到克利斯蒂安·本达录制的CD作品。作为大提琴家,他还录制了一系列舒曼、贝多芬、勃拉姆斯、波契里尼、施塔米茨和马蒂努等的作品。



音乐与舞蹈完美结合的典范

◆ 何士雄

上海芭蕾舞团将于8月30日、31日在上海大剧院隆重推出“清风舞影——巴兰钦作品专场”,献演的作品有《小夜曲》《大华尔兹》等,《大华尔兹》则是首次在申城亮相。

俄国芭蕾舞家巴兰钦原籍格鲁吉亚,1904年1月生于圣彼得堡,1983年4月卒于纽约。他深受皇家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影响,他早期的芭蕾舞表演就预示着要对舞蹈编排进行一番变革,最终成为俄国芭蕾舞界最后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看待舞蹈的方式,创作了约150部芭蕾舞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无情节的交响芭蕾,成为各国舞团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交响芭蕾就是按交响音乐结构规律编排的芭蕾。20世纪初至50年代,由于戏剧芭蕾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交响芭蕾没有蔚然成风,在50年代末,前苏联从《宝石花》等剧目开始,才逐渐使芭蕾交响化,采用交响芭蕾手法,可以使舞蹈超越一般性抒情,创造出更高的意境,更充分地发挥舞蹈的内在表现力。柴可夫斯基曾说:“芭蕾就是交响乐。”巴兰钦的交响芭蕾,正是怀着这个理念,将交响乐作品作为自己舞蹈结构的音乐基础,把发挥在交响乐上的思维与技巧运用在芭蕾上,给芭蕾注入了新鲜血液,音乐与舞蹈水乳交融,构成完美的统一。

《小夜曲》是巴兰钦到美国后根据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的第一个芭蕾作品,在美国芭蕾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节目没有什么具体内容,而是一群舞者在皎洁的月光下和着一支优美的小夜曲翩翩起舞了,但队形的变化多端、领舞与群舞间的相互呼应等都

成为以后巴兰钦作品的共同特色,成为新古典主义芭蕾的独特风格。

《大华尔兹》由拉威尔作曲,又称《高贵而忧伤的圆舞曲》,1951年2月20日在纽约城市音乐戏剧中心首演。与《小夜曲》不同的是《大华尔兹》有一点点情节,一对对舞者在洞穴状的舞厅里跳华尔兹,一具未请自来的死神要索取一位身着雪白服饰的女士的命,她被吓得惊恐万分,魂飞魄散而死。拉威尔称《大华尔兹》为“一首编成舞蹈的诗,维也纳华尔兹的典范,一些极妙的疯狂的旋转和极致的狂欢。”1934年巴兰钦根据《蝙蝠》的音乐编排了《大华尔兹》,这就成了17年后《大华尔兹》的基础,1951年巴兰钦感到以前这个《大华尔兹》太短了,于是就把它加在《高贵

而忧伤的圆舞曲》前面,使舞蹈长度达29分钟。

在《大华尔兹》快乐的音乐中,不时传来不祥的预兆。在半月半暗中出现三个舞者的身影,她们穿着宽大的、深灰夹着红色的长裙,伴随着猛然卷起的音乐旋涡,开始旋转起来,长裙随之飘动,从里面闪烁火焰般的光彩,犹如渐将熄灭的火焰的舞蹈,在炭火灰烬的覆盖下若隐若现。接着身着紫罗兰色调服装的女舞者和穿着黑色服装的男舞者在中间穿梭,若即若离,他们瞬间聚集一起,随即又迅速散开,时而不断地旋转、旋转,仿佛一心想在死亡降临之前,忘掉可怕的东西,尽情享受最后的欢乐。巴兰钦把它处理成一个悲剧性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



● 交响芭蕾《小夜曲》场景之一

来自李斯特故乡的问候

——看科切什如何执棒上歌 ◆ 仁者

9月4日晚,上海歌剧院将与匈牙利指挥佐尔坦·科切什合作,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一场“来自李斯特故乡的问候”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有三个看点,一是集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于一身的佐尔坦·科切什,二是演出的曲目,三是钢琴家孙颖迪。

195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科切什,五岁开始学习钢琴。1963年开始在巴托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1968年进入李斯特音乐学院跟随卡多萨·拉多什学习钢琴。18岁时,科切什在匈牙利国家电台举办的国际贝多芬大赛中获奖,这使他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1983年科切什与著名的匈牙利指挥家伊凡·菲舍尔一同创建了布达佩斯音乐节交响乐团,并从1987年起担任常任指挥。科切什同时也是一位作曲家,他积极投身于当代音乐的创作,与

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库塔格·乔治有着一段硕果累累的合作经历。

科切什还为天龙唱片、亨格龙盾唱片、日本哥伦比亚唱片等公司录制唱片。他曾是飞利浦古典音乐专用的艺术家。凭借和伊凡·菲舍尔及布达佩斯音



与音乐“零距离”

◆ 刘蔚

应友人之邀,7月15日晚上,前往东方艺术中心聆赏了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的独奏专场音乐会。吕思清成名于二十年前的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国际比赛,当年17岁的他成为夺得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的第一位东方人,名震天下。如今的吕思清琴技依然凌厉华丽,琴声中却多了几分岁月的磨砺赋予的醇厚与温情。在他演奏的圣—桑《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维尼亚夫斯基《D大调华丽波兰舞曲》、陈钢《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以及音乐会的重头戏——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等作品中,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那晚,我坐在第二排,虽然位置偏了些,但因离舞台很近,所以,台上的独奏家、指挥与乐队演出时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似乎音乐家们的呼吸也能感受得到。这种感觉非常奇妙。

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舞台和音乐家,还是在十多年前。那是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由陈燮阳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那天,我坐

在第一排的右侧座位,因此,对舞台上左半边的演奏员们一目了然,只见他们个个神情认真,抓紧演出前的点滴时间做着热身练习。演出即将开始,独奏家与指挥家陈燮阳在观众的掌声中走上舞台。只见陈燮阳举起双臂,在开始击拍之前非常严肃地扫视了一遍整个乐队;而乐队犹如一支临战前的部队,弯弓搭箭,全神贯注,只等指挥官一声令下,便倾力出击。

那场音乐会非常成功。乐队在指挥的引领下,与独奏家配合默契,水乳交融,将柴氏这部名曲的热情、忧伤与辉煌发挥得淋漓尽致。坐在台下的我也前所未有的听得心潮澎湃。

有道是:听唱片不如听现场。这话不假。但现场听音乐会,不同的位置赏听的效果还是有区别的。就我的体会,坐在现场的前排位置,观赏的效果最好,因为你近距离更真切

地感受到舞台上的音乐家的演出状态,更容易与激情投入的音乐家们形成心灵上的互动。

如果说,音乐厅的那场演出,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舞台上的音乐家,我还有一次十分难得的“零距离”感受音乐的机会。前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在友人家中,有幸认识了青年钢琴家平原。平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2004年年底,当红的俄罗斯女大提琴家科托娃来沪演出,排练后,她对伴奏的钢琴不太满意,向主办方提出换一个钢琴伴奏,平原就是在这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临时“拉夫”来与科托娃合作。事实上,科托娃主奏的勃拉姆斯、拉赫玛尼诺夫两部大提琴奏鸣曲,平原以前从未接触过,难度颇高。然而,唯一的一次排练结束后,科托娃就对平原放心了。而那场音乐会,平心而论,科托娃的表现平平,她的时尚靓丽似乎胜过她

的琴技,倒是平原的伴奏熠熠生辉,配角的光彩超过了主角,让乐迷们惊呼,今天音乐会最大的收获,是见证了上海滩又一位青年钢琴家的崛起。

当晚在朋友的家里,拗不过我们的盛情相邀,平原终于坐到钢琴前,答应为我们演奏一曲。第一个乐句下去就把我们震住了,他弹奏的居然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坐在钢琴前的平原转瞬进入了忘我、甚至有些癫狂的境界,与刚才那个笑咪咪的、随和的平原判若两人。随着音乐的起伏跌宕,我甚至听到了他一边弹琴一边发出的浓重的喘气声,听得出,弹奏者自己完全沉浸到了音乐的意境中。坐在平原身后的我们也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牢牢地抓住了,以至一个乐章结束,我们久久地没有缓过神来。那晚,寒星稀疏,冷风侵人,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唐人李颀的名句:“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

不知听过多少次《黄河》音乐会,但两年前的那个寒夜,几乎“零距离”地听一位钢琴家弹奏他心目中的《黄河》,却让我终身难忘。